二十首情詩

與

一支絕望的歌

（智利）聶魯達/著 張祈/譯

第 1 首 女人的身體

女人的身體，白色的山峰，白色的大腿，

你柔順地躺著，看上去就像是一個世界。

我粗野的農夫的身體挖掘著你，

並讓兒子從大地的深處跳出。

我孤單如同一條隧道。鳥兒們在我這裡飛離，

夜晚用它致命的入侵把我淹沒。

為了自己存活我把你鍛造成一件武器，

就像我弦上的箭，我彈弓上的石子。

復仇的時刻來到了，我愛你。

皮膚的，苔蘚的，渴望的堅實乳汁的身體。

喔，胸房的酒杯！喔，朦朧的雙眼！

喔，恥骨的玫瑰！你的聲音是那樣緩慢而哀傷！

我的女人的身體，我將沉醉于你的優美，

我的渴望，無限的請求，我的變幻莫測的道路！

永恆的饑渴漂流在黑色的河床上，

然後是疲倦，然後是無窮的疼痛。

第 2 首 光線包圍著你

光線以它即將熄滅的火焰包圍著你。

蒼白黯淡的送葬者，你那樣站著，

面對著那圍繞你旋轉的

古老黃昏的螺旋槳。

沉默吧，我的朋友。

獨自呆在孤寂的死亡的這一時刻，

並讓心中充滿生命之火——

那毀滅日後的純潔繼承者。

從太陽伸出的果枝落在你的暗色外套上。

夜晚巨大的根

在你的靈魂深處迅速生長,

隱藏於你的事物於是再度顯現

如同藍色的蒼白人群,

你新生，並獲得滋養。

喔，在黑色與黃色的變幻中轉動的

華美、豐饒和魅力之環：

上升，引領並佔有生命中如此

豐富的創造物：花朵在枯萎,

它充滿了憂傷。

第 3 首 啊，遼闊的樹林

啊，遼闊的松林，呢喃的波浪，

緩慢遊戲的光線，孤獨的鐘聲，

黃昏的微光沉入你的雙眼，玩具娃娃，

地殼啊，大地在你的內部歌唱！

在你的身體裡河流歌唱，我的靈魂也隨之消失，

就像你的心願，你把它帶到你希望帶到的地方，

在你希望的弓上我瞄準我的方向，

在一陣瘋狂中我釋放出集束的箭簇。

在所有地方我看見你如霧的腰身,

你的靜默追逐著我苦痛的鐘點；

在你透明的石頭手臂上,

我的吻下錨，我潮濕的欲望築巢。

啊，你神秘的嗓音讓愛鳴唱

也讓這充滿回聲的將死的夜更加幽暗！

因此在時間的深淵裡我看見，在田野之上,

麥穗的耳朵也在風的嘴巴裡一起迴響。

第 4 首 充滿風暴的清晨

充滿了風暴的清晨

在夏日的心中。

雲朵漂移著，像說再會的白手帕，

風，也行走著，用雙手把它們揮動。

無數顆風的心

跳蕩在我們沉默的愛的上方。

神聖的管弦迴響在林間，

就像充滿了戰爭和歡歌的語言。

急促猛烈的風卷走了枯葉,

並讓鳥兒顫慄的箭偏移。

在沒有泡沫的水流中，在沒有重量的物質

和傾斜的火苗中，風翻卷著她。

她的無數個吻破碎了，沉沒了,

在向著夏日狂風的門板撞擊。

第 5 首 因此你會聽到

因此你會聽到我

——我的話語

有時會變得纖細

就像海鷗在沙灘上留下的痕跡。

項鍊，沉醉的鈴鐺

你的雙手光潔如同葡萄。

我看見我的言語在一條長路上離去。

它們不像是我的，卻更像是你的。

就像常春藤，它們爬上我蒼老的病痛。

它在那潮濕的牆上攀援著同樣的路，

這個殘酷的遊戲都是由你引起。

它們在我幽暗的泥潭裡逃離。

你把一切充滿，你充滿了一切。

在你之前，它們本把屬你的孤獨充滿，

它們比你更習慣於我的憂傷。

現在，我希望它們去說那些我想對你說的，

好讓你聽見那些就像我盼望你能聽到的。

苦悶的風還像從前把它們拉扯。

有時夢的颶風還把它們敲打。

在我痛楚的嗓音裡你能聽到別的聲音。

古老嘴巴的哀傷，古老祈願的血，

愛我吧，友伴。不要拋棄我，跟隨我。

跟隨我，朋友，在這悲傷的浪潮中。

可是我的語言已經被你的愛浸染，

你擁有一切，你擁有一切。

我要把它們變成一條無盡的項鍊，

為了你白色的如葡萄般光潔的雙手。

第 6 首　我記得你，　當你

我記得你，　當你在去年秋天時，

你戴著灰色的貝雷帽，　心神寧靜。

晚霞的火苗在你的眼中燃燒，

樹葉在你心靈的水面上飄落。

我抱緊的雙臂像藤蔓在攀援，

樹葉吸取了你的聲音，　那麼緩慢而平穩。

敬慕的火焰在我的渴求裡點燃，

藍色風信子的甜蜜纏繞著我的靈魂。

我感覺你的眼睛恍惚，秋天在遠去，

灰色貝雷帽，鳥鳴，心靈的房子，

向著我的渴望遷徙的地方，

我的吻落下，快樂如同灰燼。

遠帆和天空，田野與山頂，

你的記憶就是霞光，煙霧和靜謐的池塘！

在你眼睛深處，再遠些，夜色在閃爍，

秋日乾枯的落葉在你的靈魂中旋舞。

第 7 首 倚靠在黃昏裡

倚靠在黃昏裡，我向著你大海的眼睛

拋擲出我憂傷的網。

在那最閃亮的地方，我的孤獨伸展著火焰，

它的手臂旋轉著就像有人在向你呼救。

穿越你茫然的雙眼我發出紅色的信號，

它移動著就像靠近一座燈塔的海面。

你繼續著你的黑暗，我遙遠的女人，

在你的凝視裡是恐懼顯現的海岸。

倚靠在黃昏裡，我向著拍打著你海水般眼睛的大海

投擲出我憂傷的網。

夜晚的鳥兒在啄食最早出現的星星，

當我愛你時它們就像我的靈魂在閃耀。

暗夜在它馬匹的陰影上飛馳，

並在大地上撒播著藍色的纓絡。

第 8 首　白色的蜜蜂

白色的蜜蜂，你在我的靈魂中嗡唱著，喝醉了蜜汁，

你飛動的翼翅盤旋在緩慢的煙中。

我是個絕望的人，話語沒有回音，

丟失了一切，還擁有著一切。

最後的纜繩，我最終的渴望維繫於你的轉動，

在我荒涼的土地上你是最後一朵玫瑰。

你，沉默的人啊！

閉上你深沉的眼簾。那是撲動著的夜晚。

啊你的身體，赤裸如同驚懼的雕像。

你有著深沉的眼眸，在那裡夜色在震顫。

冰冷的花朵的手臂，玫瑰的雙唇。

你的乳房就像白色的蝸牛。

一隻黑色的蝴蝶飛來沉睡在你的腹間。

你，沉默的人啊！

這是你離開後的孤寂。

雨下著，海鷗在狂風的擊打中迷失。

潮濕的街道上水流光著腳行走著，

樹上的葉子像得了病一樣在不停悲歎。

白色的蜜蜂，即使你離去你也在我的靈魂中嗡鳴，

在纖細時光的寧靜中你會重生。

你，沉默的人啊！

第 9 首　醉飲著渴望

醉飲著渴望和漫長的親吻,

就像夏日，我駕馭著玫瑰的快船

馳向空洞白晝的死亡,

陷入我純粹的大海的瘋狂。

圍繞著抽打著我貪婪的流水,

我在赤裸季節的腐敗氣息中巡航,

在灰暗而苦澀的嗓音裡,

我依然用被拋棄的哀傷把自己偽裝。

激情變得冷酷，我爬上我自己的波峰,

月亮，太陽，燃燒的金黃在一起閃亮。

平靜地停留在幸運小島的喉嚨間，

我感覺到潔白而甜蜜的臀部的清涼。

在潮濕的夜晚，我顫慄的熱吻

因電流的衝擊而變得瘋狂，

你的夢幻被猛烈地分開，

迷醉的玫瑰在我的身上綻放。

逆流而上，在那更遠些的浪花中央，

你和我並排的身體柔順在我的臂彎中，

就像一條魚永遠縈繞在我的靈魂裡，

忽快忽慢，在藍天下感受著力量。

第 10 首 我們已經失掉

甚至這個黃昏我們也已經失掉。

藍色的夜降臨到這個世界上時，

沒有誰看到我們手拉著手。

從我的窗戶，我曾經看見

遠方山頂上的落日慶典。

有時一片太陽

像一枚硬幣在我的手掌間燃燒。

我記起你，在我的靈魂裡，

在你所瞭解的我被握緊的憂傷裡。

那時你在哪兒？

那兒還有什麼人？

在說些什麼？

為什麼所有的愛會突然來到我身邊,

當我痛苦，當我感覺到你遠遠離開時？

就像黃昏時經常發生的，書本掉落,

我的披肩也像受傷的小狗蜷臥在我腳邊。

總是，你總是穿越黑夜變得更加模糊,

朝著暮色抹去雕像的方向。

第 11 首 幾乎在天空之外

幾乎在天空之外，半個月亮

在兩山之間下錨。

旋轉著迷失的夜，眼睛的挖掘者，

讓我們看那池塘裡破碎了多少顆星星。

它把一個悲悼的十字架放在我的雙眼中間，然後又離開。

藍金屬的鑄造，靜寂地搏擊的夜，

我的心轉動如同一個瘋狂的車輪。

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的，從那麼遠的地方被帶來的女孩，

有時你在天空下像閃電一瞬即逝。

雷聲隆隆，急雨，狂暴的颶風，

你毫不停留地穿過我的心。

從墓穴間吹來的風

擄走、分散並摧折了你沉睡的根。

在她的另一側，大樹被連根拔起，

可是你，雲一樣的女孩，你是煙霧的疑問，玉米的纓穗。

你是發亮的葉片組成的風。

在夜晚的山腳，你是正在燃燒的白色睡蓮。

啊，我什麼也說不出！你是由任何事物構成。

渴求將我的呼吸切成碎片，

是選擇另一條道路的時候了。在那裡，她不會微笑。

風暴埋葬了鐘聲，那痛苦的泥濘旋渦，

為什麼要觸及她，為什麼要讓她悲傷？

啊，跟隨著這被一切事物引領的道路，

在它們透過露水張望的雙眼中

不會再有痛苦、死亡和冬日守候。

第 12 首 你的胸房已經足夠

對於我的心，你的胸房已經足夠，

——就像我的翅膀和你的自由。

在你的靈魂中沉睡的事物

將從我的嘴巴升上天空。

你的內部保留著每天的幻象，

你來臨，如同瓶中花束上的露水。

你的離去讓地平線變低，

你永遠地起伏如同潮汐。

我說過你會在風中歌唱

如同松林，如同船桅。

你像那樣挺立而沉默無言。

你是那樣哀傷，仿佛馬上就會起航。

像古老的道路你把事物收集。

回音與鄉愁把你充滿,

鳥兒在你的靈魂中沉睡,

而當我醒來時，它們也會遷徙飛離。

第 13 首 我印下記號

用火的十字

我在你地圖的身體上印下記號。

我的嘴巴穿越：一隻蜘蛛，正試著躲藏。

在你的裡面和後面，羞怯正被渴求所驅使。

在夜晚的海灘上有許多故事告訴你，

憂傷而溫柔的娃娃，這樣你就不會再憂傷。

一隻天鵝，一棵樹，一些遙遠而歡樂的事物，

這是葡萄的季節，是成熟和果實的季節。

我是那個住在海港並且愛你的人。

夢想和沉默把孤獨考驗。

圍困在大海和悲傷之間,

無聲而瘋狂，搖擺在兩個靜止的船夫中間。

在唇吻和嗓音中某些事物在消逝。

一些屬鳥的翅膀，一些屬苦痛和遺忘。

就像是魚網無法打上水,

我的娃娃，只有幾滴水珠還在存留顫抖。

有些什麼在歌唱，它們爬上我貪婪的嘴唇,

啊，我要用全部歡樂的詞語才能讚美你。

歌唱，燃燒，逃離，像一個鐘樓在瘋子手中。

我溫柔的憂傷，是什麼突然彌漫到你的身上？

當我到達可怕而寒冷的頂點，

我的心也像黑夜的花朵緊緊關閉。

第 14 首 每天你和世界的光

每天你和世界的光一起遊戲,

敏捷的訪問者，你在花朵和水中輕盈來到。

比起我手中這白色的花冠，你每天更像

在我手中緊握的串串果實。

你不像任何人，因為我愛你。

就讓我在金黃的花環中把你四處撒播。

在南方繁星的煙霧裡，誰在信中寫下你的名字？

啊就讓我記起你，彷佛你一直在那裡。

可是突然地，狂風在我緊閉的窗口撞擊怒吼,

天空的網中塞滿了陰暗的魚。

在這兒，所有的風都逐一把我的門窗拍打,

雨水也脫掉了她的外衣。

鳥兒飛走，消失。

風。還是風。

我只能依靠著男人的力量奮勇搏擊。

風雨擊落了黑色的樹葉,

也讓昨夜停泊在天空的所有小船迷失。

你在這兒。啊，你沒有跑開。

是你在回應著我最後的哭泣。

你像是受了驚嚇一樣地抱住我,

即便如此，一種奇異的陰影瞬間還是掠過你眼底。

現在，現在也一樣，小愛人。你給了我忍冬花,

連你的胸脯上都是它的香氣。

將悲哀的風開始殺害蝴蝶時,

我愛你，我的歡樂輕咬著你梅子的唇。

你為什麼一定習慣我而委屈自己？

狂野而孤寂的靈魂，全都在我的名字中奔馳。

有那麼多次我們看見晨星燃燒親吻我們的眼簾,

在我們頭頂，灰暗的夜色被旋轉的扇葉驅散。

我的話詞淋濕了你，撫摸著你。

很久以來，我愛上了你陽光下珠貝般的身體。

我走得那麼遠，仿佛想著你就是整個世界。

從高山上我會為你帶來幸福的花束，

風鈴草，黑榛果，還有一籃子一籃子的親吻。

我想像春天對櫻桃樹那樣地對待你。

第 15 首 我喜歡你沉默無言

我喜歡你沉默無言：仿佛你不在,

你從遠處聽到我, 可是我的聲音觸不到你。

好像你的眼睛已經飛離,

也像一個吻把你的嘴巴鎖閉。

就像一切事物充滿我的心靈,

你從那些事物中顯現, 並且把我充滿。

你就像是我的靈魂, 一隻夢想的蝴蝶,

你還像一個詞語叫“憂鬱”。

我喜歡你沉默無言, 仿佛你很遠。

你的聲音像是蝴蝶在歎息，鴿子在低語，

你從遠處聽見我，而我的聲音及不到你

——讓我到你的沉默中變得安靜。

請讓我和你的沉默說話，

它明亮如燈盞，天真如指環。

你就像那夜晚，佈滿了寂靜和繁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單純而遙遠。

我喜歡你沉默無言，彷彿你不在，

那麼遙遠而悲傷，如同你已經死去。

那時，一個詞語或一個微笑，對我已經足夠，

我感覺到幸福，因為那根本不是真的。

第 16 首 在我晚霞的天空中

在我晚霞的天空中你像一朵雲。

你和那雲朵都有著我鍾愛的形狀。

你是我的，我的，甜美雙唇的女人，

我永恆的夢想活在你的生命中。

我靈魂的燈暈染了你的雙腳，

我苦澀的酒在你的唇上變得甘甜，

啊，我的夜曲的收割者，

怎樣孤獨的夢會相信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我的，我將對黃昏的風大聲呼喊，

那風也將扯拉我失伴的聲音。

深入我雙眼的女獵手，你的捕獲物

在你的注視下依然如水般平靜。

在我音樂的網中你被囚禁，我的愛人，

我的歌聲像天空一樣遼闊。

在你憂傷雙眼的海岸上，我的靈魂誕生，

在你憂傷的雙眼裡，我踩上了新的夢想的土地。

第 17 首 思想與混亂的陰影

幽深孤獨中的思想與混亂的陰影，

你也遠遠地離開，啊，遠得超過任何人。

思想的自由的鳥兒呀，你的影像溶解，

你的燈光被掩埋。

霧中的鐘樓，多麼遠，你站立在那兒！

令人窒息的歎息，被暗影折磨的希望，

緘默的磨坊主人，在遠離城市的地方，

夜色飄落在你的臉上。

你在異域出現，奇異如同某個事物，

我思索，我在你那裡探索我生命的廣闊。

我的生命在任何生命之前，我的生命那樣艱難。

我的呼叫貼近大海，在石塊中間，

奔跑如同樹木，我的瘋狂在飛濺的浪花間吶喊。

悲傷的憤怒，呼叫，大海的孤獨，

輕率地，猛烈地，伸展向著天空。

你，女人，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光？什麼樣的葉片

在這無邊的風扇中？你是那麼遙遠如同現在。

森林之火！燃燒在藍色的十字上。

燃燒，燃燒，光芒飛升，在明亮的樹林間閃耀。

一切都在崩塌，破裂，火焰，火焰，

我的靈魂在舞蹈，被翻卷的火苗烤焦。

誰在叫喊？什麼樣的寂靜被回聲充滿？

思鄉的，幸福的，孤獨的時間，

佔有這一切的我的時間！

風中傳來狩獵的號角聲。

激情的哭泣捆綁住我的身體。

所有樹根的顫慄，

所有浪花的撞擊，

我的靈魂迷失，歡樂，傷痛，永無止境。

在深深的孤獨中燃燒又被掩埋的燈火。

你是誰？你是誰？

第 19 首 柔軟的黃褐色的女孩

柔軟的黃褐色的女孩，那讓水果渾圓，

讓穀粒飽滿，讓海草捲曲的太陽和喜悅

充滿你的身體，你明亮的眼睛

和你的嘴角邊有著水一樣的微笑。

當你伸展開雙臂，黑色的渴望的太陽

就把你黑色的長髮編織成繩子，

你和太陽嬉戲，就像在和一條小溪嬉戲，

它留下兩個深黑的水塘在你眼裡。

柔軟的黃褐色的女孩，沒有什麼能讓我靠近你。

所有的事物都把我帶得遠遠，好像你就是正午。

你是蜜蜂狂野的青春，是迷醉的浪花，

你是麥穗鳥在田野間的活力。

不過，我鬱悶的心依然在尋找你，

我愛你歡樂的身體，你的話語那樣流暢纖細。

你是黑色的蝴蝶，像麥田和太陽，

像水流和紅罌粟——你是那樣甜蜜而成熟。

第 20 首 今夜我能夠寫下

今夜我能夠寫下最哀傷的詩行。

寫，比如，“夜空綴滿繁星，

在遠方，那些藍色的星辰在顫慄抖動。”

夜風在天空中旋轉歌唱。

今夜我能夠寫下最哀傷的詩行。

我愛過她，而且有時她也愛過我。

就像今夜，我的雙臂曾把她抱在懷中。

在無限的星空下我把她親吻了又親吻。

她愛過我。有時我也愛她。

誰能夠不愛她那寧靜異常的眼睛呢？

今夜我能夠寫下最哀傷的詩行。

去想我沒有擁有她，去感覺我已經失去她。

去聆聽那無垠的夜，因為沒有她而更廣闊。

詩句落在靈魂裡，就像露珠落在草地上。

我的愛裡沒有她又有什麼關係？

夜空充滿了繁星，而她沒有和我在一起。

這就是一切。遠方有人在唱歌。在遠方。

我的靈魂因為失去了她而痛苦。

我的眼睛試著去尋找她並讓她向我靠近。

我的心在把她尋覓，可她沒有和我在一起。

相同的夜晚讓相同的樹木變蒼白。

我們，在那時，啊已經不再是從前。

我已經不再愛她，這是當然，可是我那時多愛她！

我的聲音企圖尋找到那能觸碰她聽覺的風。

別人的。她將是別人的。就像我吻她時,

她的嗓音，她明亮的身體，她無盡的眼神。

我已經不再愛她，這是當然，但可能我還愛她。

愛是這麼短，而記憶卻是那麼長。

因為在和今夜相同的夜晚，我的雙臂把她抱緊。

我的靈魂在痛苦因為失去了她。

雖然這是她讓我承受的最後的憂傷

——這也是我為她寫下的最後的詩行。

第 21 首　絕望的歌

在包圍我的夜色中浮現了對你的回憶。

河流將它固執的悲歎混入大海。

荒涼如同這黎明中的碼頭。

是啟程的時刻了。噢，被拋棄的人啊！

寒冷的花冠淋濕了我的心，

哦碎石的深淵，沉船的殘忍洞穴。

在你的身上戰爭和飛行堆積，

歌唱的群鳥的翼翅從你升起。

你吞噬著一切，如同距離。

如同大海，如同時間。在你身上一切的事物沉沒！

這是攻擊與親吻的快樂時刻，

這魔力的時刻在像燈塔一樣閃耀。

引航者的恐懼，盲目的潛水員的憤怒，

狂暴迷醉的愛欲，在你那裡一切的事物沉沒！

在霧中的童年，我的靈魂飛翔，受傷，

迷失的發現者，在你那裡一切的事物沉沒！

你被憂傷捆綁，你被欲望粘緊，

悲哀讓你變得暈眩，在你身上一切的事物沉沒！

我讓影子的牆壁退卻，

越過欲望與行動，我行走著。

哦肉體，我自己的肉體，我愛過又失去的女人，

在潮濕的時刻我召喚著你，為你我讓我的讚歌升起。

就像一隻罐子你收藏著無限的溫柔，

而無限的遺忘把你也像一隻罐子般打碎。

那是島嶼上的黑色的孤獨,

在那兒，愛的女人，你的手臂引我進入。

那裡是渴求與饑餓，而你是水果,

那裡是傷痛與墮落，而你是奇跡。

哦女人，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容納我

在你靈魂的土地，在你十字架的雙臂！

我對你的請求是多麼可怕和短暫,

多麼艱難和沉醉，多麼緊張和貪婪。

親吻的墓地，那是你墳堆上依然在燃燒的火，

被鳥兒們啄食著，那是依然在燃燒的果實和樹枝。

啊那咬合的嘴唇，啊被親吻的四肢，

啊那饑餓的牙齒，啊那纏繞的身體。

啊那是希望與暴力的瘋狂結合，

在那兒我們合二為一併變得絕望。

而那些溫柔，輕盈如水，如粉末。

而那些語詞，幾乎還沒有在唇上開始。

這是我的命運，裡面是我渴望的航程，

在那裡面我的渴望墜落，在你那兒一切的事物沉沒！

哦碎石的深淵，所有的事物在向你墜落，

什麼樣的憂傷你不曾表達，

在什麼樣的憂傷裡你不會淹沒！

從波浪到波浪你依然在呼喊在歌唱，

你挺立如同站在船頭的水手。

你依然在歌聲中綻放，在水流中碎裂，

哦碎石的深淵，打開的痛苦的坑穴。

蒼白盲目的潛水者，膽怯的投石手，

迷失的發現者，在你的身上一切事物沉沒！

是啟程的時刻了。無比寒冷的時刻，

夜晚緊緊地抓住所有的時針。

大海的裙帶沙沙地圍攏著海灘，

寒星高高升起，黑色的鳥群離去。

荒涼如同這黎明中的碼頭。

我的雙手間只扭曲著顫慄的影子。

哦，比任何事物更遙遠。哦，比任何事物更遙遠。

是啟程的時刻了。噢，被遺棄的人啊！

——初稿譯於 2003，8，10—9，20